戲劇研究　第29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22年1月　頁37-70
DOI: 10.6257/JOTS.202201_(29).037

宋春舫的多語書寫與民國初年交會區的知識互換*

鍾欣志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開啓了中國的新式教育，亦使出洋留學的風氣大盛，影響廣泛。早期留學史的研究者便曾寫道：「但無留學生，中國的新教育與新文化，決不至有今日。」[1]留學生透過跨文化經歷所養成的視野，在在有別於科舉時代的知識份子，他們對於形塑現代中國的重要性，在各項專業領域的案例俯拾即是。[2]從最表面的影響來說，留學生的外語能力使他們擁有更多吸收知識和訊息的管道，也可與不諳中文的人士直接溝通。許多留學生都曾從事翻譯工作，甚至使用中文以外的語言發表作品，進行個人式的「跨語際實踐」。若再加上受過國外高等教育之後來華發展的僑民，近現代文壇的雙語或多語作者其實爲數不少——辜鴻銘、胡適、王文顯和林語堂或許是其中較爲知名者，但均非特例。

* 本文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由西文刊物重探現代主義戲劇的中國旅程：以宋春舫與洪深爲中心（I & II）」（MOST-109-2410-H-194-014 & 110-2410-H-194-068）的部分成果。研究期間承蒙王珮綸小姐協助執行計畫，王俞涵小姐、潘少瑜教授協助取得部分素材，蘇威任先生和劉宛頤小姐協助翻譯法文資料，國家圖書館期刊室、善本室和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協助調閱館內特藏，特此致謝。

1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頁1。

2 李喜所：〈中國留學潮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留學史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寫作歷程和個人思想的角度來說，若要深入研究此類作者，自然不宜忽略他們任何一種語言的作品。另一方面，文學史編纂的框架常以單一國族內的單一語種爲限；例如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戲劇史」領域內，即便涉及近現代的篇章，這樣的情況依舊十分明顯：獲選入史之作，無不以漢語爲主要語言，名列其中的作者，主要都是中國人。在此框架內，各方作者以多種語言參與形塑中國現代文學和戲劇的過程，很容易受到忽略。

至遲自一八二二年起，中國各通商口岸陸續出版多種外文報刊。[3]這些英、法、德、葡語刊物原是爲了滿足在華傳教士、商人或學術工作者的需求，但是當中國擁有外語能力的人口明顯增加後，也開始獲得許多中國讀者。對於新一代的中國讀者來說，等待郵務遞送國外報刊曠日廢時，在中國出版的外語刊物卻可透過電訊傳播，成爲直接取得外洋知識和全球訊息的管道，以及不受中國官方審查的言論空間。一次大戰以來，各國開始積極培養媒體爲己宣傳，如此倚賴現代電訊和印刷術，且由跨國、多語人士共同組成的「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結構，也顯得日趨複雜。[4]

在華西語報刊除了擁有大批中國讀者，也有不少中國文人爲其編輯或供稿。辜鴻銘和胡適都曾多次投書或應邀撰文，以譯介西方戲劇著稱的宋春舫亦曾在回國後的短短數年間，分別發表多種英文和法文著作。今日回顧這批文獻，我們不免要問，像宋春舫這樣的作者在國內以外語書寫的對象爲何？是中國境內的外籍人士，還是能夠閱讀外語的中國讀者？當他以外語談論並譯介中國文學時，是否爲了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其次，宋春舫的外語著作與他在中文圈內的活動是否有所關聯？研究這些非中文著作，能在何種程度上增進我們對於像他這樣一位多語作者及其寫作語境的認識？

目前關於宋春舫非中文著作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討論的主要是他的法文遊記和他以法文譯介的中國文學。這些研究多半認爲，宋春舫（以及其他以法文

[3] Frank H. H. King &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1965).

[4] 參見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p. 1-7；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崔潔瑩譯：〈跨越間隔！晚清與民國時期的外語報刊〉，收入瓦格納：《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新北市：傳記文學，2019年），頁277-3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譯、述中國文學的工作者）是爲了向法語世界介紹中國文化，進而達到向域外傳播新文學的目的——基本上可以「知識份子以外語書寫，既可讓西方『讀』到中國，也可以讓中國接軌『世界』」一語概括。[5]此類分析先行預設了「中國」與「外國／世界」的清楚分界，同時假設語言使用的有效範圍隨國家疆界而定。然而，域外傳播固然是外語書寫可能發揮的作用，但能否直接認定這便是宋春舫等人的寫作意圖？在宋春舫目前可見的外語撰述中，包括一系列介紹歐洲現代文學的法語書寫，[6]我們恐怕很難認爲，他的文章是爲了向法語世界介紹歐洲文化而作。換言之，這些外語著作的對象是否都在域外，且非國人？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是否存在我們尚未注意的寫作情境？相較於以單一國族內的單一語種做爲研究框架，透過學界研究近現代中國時曾多次援引的「交會區」（contact zone，或譯「接觸地帶」、「接觸區」）概念，或許可爲宋春舫的多語書寫帶來不同層面的理解。

一、交會區的跨國、多語特質

一九九〇年代初，語文學者普蕊特（Mary Louise Pratt）提出「交會區」的概念，藉此分析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知識份子在中南美洲的旅行書寫所傳遞的帝國意識，以及當地原住民使用宗主國語言、文體後發展出的獨特文風。[7]交會區一詞借自語言學裡用來指稱洋涇浜一類的「交會語」（contact language）；[8]學界過去也曾有過「交會文學」（contact literature）的說法，或者用於寬泛地描述東

[5] 引文出自羅仕龍：〈宋春舫的旅行書寫及世界想像：以《海外劫灰記》與《蒙德卡羅》爲例〉，《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頁200。其他研究宋春舫法語著作的成果都發表於近幾年之內，包括羅仕龍對《中國當代文學》一書的介紹，見其〈二十世紀前半期法語世界的中國戲劇研究〉，《漢風》2017年第2輯，頁95；關於宋春舫法譯中國文學的介紹，則有聶卉：〈《北京政聞報》與中國文學譯介〉，《漢語言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頁111-112 & 114；郭彥娜：〈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5期，頁127-141以及郭彥娜：〈宋春舫：中國現代文學域外譯介的發軔者〉，《新文學史料》2021年第2期，頁104-112。

[6] Soong Tsung Faung,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Modern en Europ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4.50 (16 December 1917): 9；全文分十四期連載，此爲第一篇，參見郭彥娜：〈宋春舫：中國現代文學域外譯介的發軔者〉，頁106。

[7]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8] 同上註，頁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方異質傳統碰撞下產生的創作，[9]或者用於指稱非西方人士不在英語環境創作的英語文學。[10]普蕊特則清楚表示，她所謂的交會區，指的是「不同文化相遇、衝撞、彼此互搏的社會空間，通常處於權力高度不對等的語境，如殖民主義、奴隸制度，或世界上至今仍受到它們後續影響的許多角落。」[11]

交會區內語言與社群的關係，與一般民族國家——自然也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憑藉單一語種的溝通模式很不相同。交會區社群的常態是：成員皆具備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文能力，而成員之間彼此溝通的語種因人而異，並不固定。[12]一九八〇年代陸續興起的「跨國」（transnational，取代政治性較強的international）與「後國族」（postnational）文化研究視野，是普蕊特開始聚焦於交會區的主要背景。對她和視野相近的研究者來說，以國族爲準則所進行的知識建構，難以盡述人員、訊息和資本都已大量流動的文化景觀。交會區理論所關注的，可說正是國族中心思維長期以來難以歸類，以致被邊緣化的人事物。

自《帝國之眼》（*Imperial Eyes*, 1992）一書初版以來，交會區的概念迅速在人文學術圈內獲得許多迴響。[13]就個人眼目所及，德里克（Arif Dirlik）是最早將普蕊特概念用於近現代中國研究者。[14]其他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交會區概念的中國研究，則多涉及上海、天津、廣州等通商口岸裡「華洋雜處」的跨文化情境。[15]

---

[9] Paul Sharrad, ed., *Cultural Reflections: Papers from the Project Contact Literatur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Honolulu: East-West Culture Learning Institute, 1981).

[10] Ronald Carter, "A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An Overview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tylistics," in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ed. Theo D'haen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1986), p. 18.

[11] Mary Louise Pratt,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91 (1991): 34；本文引用的非中文資料若未註明譯者，均由我自行翻譯。

[12] 同上註，頁38-39。

[13] R. Mark Hall and Mary Rosner, "Pratt and Pratfalls: Revisioning Contact Zones," in *Crossing Borderlands: Composition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eds. Andrea A. Lunsford and Lahoucine Ouzgan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pp. 95-109.

[14] 關於亞洲各地（包含印度、日本、中國）知識份子在帝國主義創造的交會區內「自我東方主義化」的現象，參見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December 1996): 96-118.

[15] 例如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1 (2011): 58-72 & 90-98；Xuelei Huang,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f Spatiality: Spatial Practice, Contact Relation and the Isis Theater in Shanghai, 1917-1937," *MCLC* 23.2 (Fall 2011): 1-33；Hasegawa Eiko, "The City as 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環顧今日文學史和戲劇史的建構，不論教科書的編寫或是高等教育的教學和研究，國族仍是理所當然的知識框架——「中國現代戲劇」、「中國近現代文學」等領域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交會區理論提出的挑戰十分清楚。[16]在獨尊中文材料的情況下，作者在交會區的多語生活和創作經歷，多半都被國族敘事爲重的中文論述所邊緣化。

前言提及於中國境內出版的西文刊物，主要便依附於不以國族爲界的交會區情境內。上海《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主編鮑惠爾（John B. Powell）曾經回憶自己一九一七年前後開始加入這份新刊物時的市場調查結果，所言清楚呈現英語報刊之於民國初年交會區的意義：

> 那時上海的英美社群合計也不過八千到一萬人，其中商人和傳教士約各佔一半。我很快發現我們的潛在讀者並不限於美國和英國社群，當時上海的外國居民還有好幾千人——斯堪地那維亞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葡萄牙人、荷蘭人，還有爲數不少的東方猶太人……他們很多能讀英文，也很期待看到一份包含美國新聞報導和社論的報紙。不過我後來發現，最大的一群英語閱讀者是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包括教會學校和公立學校的知識份子、校友及在校生……[17]

英語刊物如此，其他法語、德語出版品的閱讀社群雖然規模較小，它們的編輯往往由跨國人士組成。這些刊物一方面時常轉譯並評論彼此的文章，一方面也共同擁有具備多語能力的跨媒體讀者。觀察非中文刊物對民初北京文人的重要性，以及他們透過這些刊物與其它交流場合所組成的跨國、多語知識圈，當更能了解當時知識互動所展現的交會區特質。

北京城內英語的《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和法語的《北京政聞報》

Contact Zone: Shanghai as a Crossroa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Recentring Asia: Histories, Encounters, Identities*, eds. Jacob Edmond, Henry Johnson and Jacqueline Leckie (Leiden: Brill, 2011), pp. 130-148；范發迪（Fa-ti Fan）著，袁劍譯：《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以及Merle Schatz, Laura De Giorgi and Peter Ludes, eds., *Contact Zones in Chin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0)。

16 普蕊特以「美國文學」爲例進行的討論，可參見Mary Louise Pratt, "Criticism in the Contact Zone: Decentering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Cultural Politics, and Latin American Narrative,* eds. Steven M. Bell, Albert LeMay and Leonard Orr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3), pp, 83-88。

17 John B.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5), p.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 Politique de Pékin*）、《北京新聞》（*Journal de Pékin*），都是新文化運動前後當地發行的重要報刊。[18]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便保持固定翻閱《北京新聞》的習慣。[19]宋春舫的北大文科同事胡適不只時常閱讀國內的外語報刊，也是這些刊物的撰稿人，五四前後，他至少曾爲《北京導報》、《中國政治及社會學報》（*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同樣在北京發行）、《北京政聞報》寫過專文，其中爲《中國政治及社會學報》供稿的次數最爲頻繁。[20]

美國學者卓克（Adolf E. Zucker, 1890-1971）一九一七年自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取得德國語言及文學博士後，應清華學校之聘來到北京，並於一年後轉往北京協和醫學院任教。[21]原籍蘇格蘭的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 1874-1938）在中國居住多年，自一九一九年起移居北京，出任溥儀的家庭教師，他日後出版的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1934）曾多次引用數種中國境內發行的外語報刊，其中包括《北京導報》。[22]蔡元培、莊士敦、胡適、卓克、宋春舫幾位都是活躍於民初北京文化圈的知識份子，他們出身各異，各自擅長數種不同語文，也分別在私人和公共領域上有過不同形式的合作關係。胡適在日記中便記載了許多交會區的文化活動和交遊，例如與《北京政聞報》主編孟烈士特（Alphonese Monestier）餐敘、參觀莊士敦的藏書、與外籍友人一同欣賞北

18 民初中文刊物提及《北京新聞》時，多以《北京法文日報》或《法文新聞報》稱之，但《北京新聞》是該報印於頁首的正式中文刊名。

19 蔡元培固定瀏覽的法文報刊除了《北京新聞》，還包括上海的《中法新彙報》（*L'Echo de Chine*）。參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9-95。

20 〈胡適西文著作目錄〉，《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網站，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research3.aspx，讀取日期2021年7月25日。依個人所見，胡適紀念館的線上目錄尚不完整，如以下兩則便未收錄：Hu Che, "La 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9.42 (22 October 1922): 1001-1003以及Hu Shih, "From the Dead Language of China to a New and Living," *North-China Daily News* (14 July 1924): 45&47。胡適發表在《北京政聞報》的文章應另有譯者，只是刊物上並未註明。在個人署名的專文以外，胡適還曾爲西文報刊翻譯函電，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97。

21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teresting Notes about Future Work," *Peking Leader* (2 July 1918): 5；Walter Knoche and Klaust Wust, "A. E. Zucker (1890-1971),"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Germans in Maryland* 35 (1972): 16-17；亦可參見耿雲志：《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61。

22 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86, 257-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京的英文戲劇表演……等等。[23]宋春舫則與卓克同年進入清華教書，關於兩人合作的戲劇研究成果，當於後文詳述。

此等具備雙語或多語能力者，或許因爲各自擅長的語種不盡相同，偶爾也得仰賴他人翻譯才能溝通，但他們所共處的跨國、跨文化情境，足以在彼此之間產生有別於單一國族和國語所形塑的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看待事物習於採取交會視角（contact perspective），與受到國族主義影響的國族視角（national perspective）清楚有別，也不易爲後者理解。[24]根據普蕊特在這方面的界定，本文將嘗試以「交會區同人」、「交會區公民」描述宋春舫等人身處「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跨際認同，而這份認同對於本文討論的訊息流轉及知識互換頗爲關鍵。

二、宋春舫的英語書寫與〈近世名戲百種目〉的原生語境

由於《新青年》雜誌「戲劇改良專號」之於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刊登在這份專號上的〈近世名戲百種目〉隨著當時圍繞新、舊劇間的激烈論爭，可說是宋春舫日後最爲人所知的著作之一。[25]如胡適所言，這份西方戲劇書目已先行發表在《北京導報》和《密勒氏評論報》兩種英語刊物上，[26]只是後人回顧這份文件時，宋春舫在交會區寫作的語境，卻持續受到忽略。

宋春舫（1892-1938）自幼成長於上海公共租界，父親擔任當地洋行主管，家中風氣頗爲洋派，且優渥的環境足以提供子女許多中、外文學習資源。[27]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間，宋春舫就讀於十分重視英語教育的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備館」，結業後則靠著家中資助赴歐留學。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終止前，宋春舫還曾以十二歲之齡秀才及第——他在聖約翰校內的「國文」、

23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頁34、98、106、375、435、601。

24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見Mary Louise Pratt, "Criticism in the Contact Zone: Decentering Community and Nation," pp. 88-90.

25 宋春舫：〈近世名戲百種目〉，《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15日），頁361-365；阿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圖書，1935年），「中國人名索引」頁21。

26 宋春舫：〈近世名戲百種目〉，頁361。

27 宋春舫：〈宋家弄〉，《人間世》第13期（1934年10月），頁28；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修身」、「經學」等傳統科目表現，也總是名列前茅。[28]出國留學之前，宋春舫的生活頻繁出入多種文化，已然充滿交會區的特質。

一九一四年十月，宋春舫自瑞士日內瓦大學（Université de Genève）社會科學系（Section des Sciences sociales）的法政經濟專業（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Juridiques）取得社會科學學位（Licence en Sciences Sociales）。[29]雖然日後他曾以此經歷擔任過律師與銀行內的職務，也曾隨中國代表團赴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大會，及奉派其他公職，[30]但相較之下，他藉著大量閱讀、觀劇而自學有成的文學與戲劇專業，更受時人關注。親歷歐戰爆發的宋春舫於一九一六年返抵上海後，分別以英文、法文和中文發表多種著述，涉及的領域包含國際局勢、經濟時政、文藝批評，也有消閒性質的遊記散文，展現多方面的能力和興趣。

宋春舫回國後第一年在母校聖約翰大學擔任法文及德文教師。一九一七年初，流亡在外的印度獨立運動家達斯（Taraknath Das, 1884-1958）造訪上海，並於三月中受宋春舫之邀至聖約翰大學發表演說。[31]達斯此行本在宣傳他聯合亞洲各國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合縱策略，在上海自行出版《日本威脅亞洲論》（*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一書，鼓吹中日親善。達斯及其支持者認爲，日本之

---

28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Mark Book (Chinese Department Preparatory School)" (Shanghai: Shanghai Archives, file number: Q243-1-1094/5).

29 此處宋春舫取得學歷的時間來自小偵：〈宋熊律師與宋春舫〉，《晶報》第3版（1928年6月3日）；宋以朗則說在1915年，見《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9。「社會科學系」、「法政經濟」參考宋春舫本人的用語，見〈宋春舫致上海律師公會書〉，《申報》第5張第18版，（1928年7月9日）。日內瓦大學的社會科學原與文科合爲一系，自1915年10月起才分爲不同單位，宋春舫取得學位的時間當在此之前；見Jean-François Bergier, "La Faculté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Cinquante an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s," *Die Unternehmung* 19.2 (1965): 58。又，法文所稱「Licence」相當於今日的學士學位，但宋春舫當時以碩士稱之，而他任職北京大學時，也以碩士學歷受到承認，見〈北京大學職員履歷表〉（1918年9月），收入陳初輯：《京師譯學館校友錄．附錄》（臺北：文海出版社），頁18。

30 天一：〈日內瓦通訊〉，《申報》第7版（1921年1月8日）；〈國際聯盟議會中國代表團攝影〉，《東方雜誌》第18卷第3期（1921年2月10日）。1921年中返國之後，宋春舫曾兩度獲財政總長張弧任命爲秘書，也曾在於居住青島期間受聘爲市府參事，但都在短時間內辭去，見《大公報》第2版「命令」欄（1922年1月7日）；《時事新報》第2張第2版「命令」欄（1922年6月6日）；《申報》第3張第10版「地方通信．青島」欄（1931年1月14日）；《申報》第3張第9版「國內要電三．青島」欄（1932年1月9日）。

31 "News Column," *St. John's Echo* 28.3 (April 1917):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在亞洲各地建立勢力範圍的西方列強來說確實形成威脅，卻可以是亞洲各國共同抵禦白種人入侵的領頭者。他在聖約翰大學的演說內容，亦不外乎這方面的理念。[32]

達斯提倡的亞際合縱可說是亞洲版的門羅主義，最終目標乃是削弱西方強權，特別是大英帝國的力量，以利印度脫離其統治。但是對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來說，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釀成的「五九國恥」記憶猶新，達斯從抵擋西方割據的角度爲日本分說，並希望中國理解日本的亞洲本位立場，終究欠缺說服力。宋春舫則提醒學生，比起一國一時的政治現況，達斯具備環顧世界大勢的眼光，和他對於未來以種族爲陣營彼此相抗的預測，是更值得留意之處。[33]在校園外，上海和馬尼拉同時發行的《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認爲，聲勢看漲的「泛亞運動」充滿反德、親英美色彩，甚至擔心中國若果眞聯手日本驅逐西方勢力，恐怕重演一波義和團事件。[34]宋春舫則表示，所謂的泛亞運動在亞洲國家彼此關心不夠、認識不足的情況下，其實難有所成，而擔心義和團再起，亦過於杞人憂天，畢竟中國人自日俄戰爭後對日本萌生的恨意，要遠遠大過白種人。[35]

這篇〈泛亞運動〉是目前所知宋春舫首度以英文公開發表的文章。他透過此文所參與的，是一項圍繞泛亞運動所展開的跨國、跨語際、跨媒體討論。[36]自

---

32 Taraknath Das, *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 (Shanghai,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17)；這本書有唐紹儀爲其作序，上海中文報紙還發表了唐序的中譯，見唐紹儀：〈亞洲之復興〉，《民國日報》第3張第12版（1917年2月3-7日）。關於達斯的聯日抗英理念及其東亞行旅，可另參考Chih-Ming Wang, "Toward Asian Independence: The Transpacific and Inter-Asian Trajectories of Taraknath Das," in *Trans-Asia as Method: Theory and Practices,* eds. Jeroen de Kloet, Yiu Fai Chow and Gladys Pak Lei Chong (London &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20), pp. 79-98。

33 宋春舫和學生之間關於達斯理念的討論，可參見朱敏章：〈評達斯先生演詞——中日關係〉，《約翰聲》第28卷第3期（1917年4月），頁3-7；L. P. C., "Book Review: *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 By Taraknath Das," *St. John's Echo* 28.3 (April 1917): 11-14；以及宋春舫：〈答朱君敏章評達司先生演辭〉，《約翰聲》第28卷第5期（1917年6月），頁38-40。

34 "Asia Against the White Race: Design to Free India from British Rule," *The Far Eastern Review* 8.11 (April 1917): 409-412; "The Pan-Asian Movement: A Pro-German, Anti-British, Anti-American Propaganda Calculated to Harm the Orient more than the Occident," *The Far Eastern Review* 8.12 (May 1917): 446-451.

35 對於「親德反英美」之說，宋春舫亦有所反駁，見Soong Tsung Faung, "The Pan-Asian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5 (7 July 1917): 139-140.

36 宋春舫在同年出版的法語著作《海外劫灰記》末章，對日本的亞洲政策及其加入協約國的影響有所評論，見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書城》第109期（2015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九世紀後半以降，不以單一國族及其「國語」爲限的訊息傳播和輿論空間，已是司空見慣的交會區情景，也是宋春舫等多語作者十分孰悉的言論環境。在他們工作與生活的交會區內，「中國」與「世界」並非涇渭分明的兩種語境，而是緊密交織、相互依存的共生狀態。《密勒氏評論報》既然包括國籍不一的讀者，又以中國青年爲大宗，宋春舫投書該報所考慮的寫作對象，首先必然是交會區內的「同人」，也就是不但關注此議題，且跟他一樣具有多語能力及跨媒體閱讀習慣之人，至於這些交會區同人來自世界哪個角落、母語爲何，並不重要。

進一步觀察上述宋春舫的中文和英文論述，可以看到他面對不同書寫對象時採取了不同的身份。在聖約翰大學校刊上，他以「吾人」、「吾黃種人」與中國學生討論達斯的理念，此時認同的身份自然是「中國」或「東亞」；在《密勒氏評論報》的英文投書中提及中國民衆時，卻以「他們」（they）稱之，而筆下的「我們」（we），指的多半是刊物所凝聚的社群成員——即交會區的公民。[37]不過，這兩種身份在宋春舫身上並不相互排斥，而是兼而有之。他在聖約翰校刊上寫給學生的文章開宗明義表示：「凡研求國際問題，當先具有世界眼光。所謂世界眼光者，不拘於一時，不局於一隅……」[38]既表明自己邀請達斯蒞校演講的前提，也吐露了他對學生的期待，是早日在心態和認知結構上從「中國」移往交會區，進而成爲跟自己一樣的交會區公民。

包括前述〈泛亞運動〉在內，宋春舫至少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過下面幾篇文章：

6月），頁126-127。只有將其置回當時歐亞之間高度不對等的國際局勢，以及交會區內圍繞泛亞主義的議論脈絡之中，我們才得以解讀文章所言；根據達斯傳記作者的研究，宋春舫甚至還曾將這一章內容印爲宣傳單張，供達斯散發；見Tapan K. Mukherjee, *Taraknath Das: Life and Letters of A Revolutionary in Exile* (Calcutta: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Bengal, 1998), p. 113.

37 英語寫作中或以「we」代稱作者本人，但在〈泛亞運動〉這篇文章裡，宋春舫清楚以「I」自稱，並以此表述個人想法，與使用「we」時指涉的對象不同。

38 宋春舫：〈答朱君敏章評達司先生演辭〉，頁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宋春舫在《密勒氏評論報》的發表紀錄

發表順序	篇名	備註
1917年7月	〈泛亞運動〉	讀者投書
1917年7月	〈中國的家庭和復辟運動〉[39]	讀者投書
1918年4月	〈中國的人口過剩問題〉[40]	
1918年4月	〈中國的黨爭〉[41]	
1918年7月	〈無錫的工業發展〉[42]	轉載自《北京導報》[43]
1918年9月	〈中國與百種世界好戲〉[44]	轉載自《北京導報》[45]
1919年11月	〈中國戲劇的未來〉[46]	與卓克合著

宋春舫於一九一七年中離開聖約翰大學，改至北京清華學校任教，一九一八年中再轉至北大，這幾篇文章都寫於他遷居北京後。其中，部分爲主動投寄的讀者來函（Letters to the Editor），部分則轉載自北京的英文報刊，文章主題各異，在情境上則與〈泛亞運動〉相同，都是以交會區裡關注中國社會文化者爲對象的英語

[39] Soong Tsing Fong, "The Chinese Family and the Monarchy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8 (28 July 1917): 216-217；雖然這篇文章的署名並非宋春舫慣用的拼音，但從文風和署名附識的「清華學校」判斷，作者應爲宋春舫無誤。再版的《海外劫灰記》卷首亦曾列出宋春舫著有「La Famille chinoise」，參見Soong Tsung-faung,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deuxième edition (Shanghai: La Presse Orientale, 1917)。

[40] Soong Tsung-Fang, "China's Overpopulation Problem,"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4.7 (13 April 1918): 229-230.

[41] Soong Tsung Faung, "Party Strife in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4.9 (27 April 1918): 308-310.

[42] Soong Tsung Fau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Wusih,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5.9 (27 July 1918): 362.

[43] Soong Tsung-faung, "Wusi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China," *Peking Leader* (20 July 1918): 5.

[44]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6.3 (21 September 1918): 95-97；這篇文章中開列的書目，便是《新青年》不久後發表的〈世界名戲百種目〉前身。因前後版本有別，故另譯一篇名，同時藉此凸顯作者思考「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原意。關於此文前後數種版本的比較，可參見鍾欣志：〈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多樣性與當代性（1919-1937）〉，《政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9年12月），頁95-96。

[45] 此篇原刊尚未得見。

[46] Soong Tsung Faung & A. E. Zucker, "The Future of the Drama in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0.10 (8 November 1919): 423-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寫。

宋春舫提醒學生衡量時局應培養個人的「世界眼光」，對於文學品味的養成，乃至創作基礎的紮根，也持同樣看法。任職清華學校法文系期間，他對此曾有清楚的表述：「吾國今日之文學家，當以興起世界觀念Vision mondiale littérature爲己任。世界觀念既發達，然後從事文學者知所棄就，獨立思想漸能輸入吾人腦筋中，而後吾國之文章，方能自成一家，不拾他人牙慧耳。」[47]至於培育世界眼光的具體方式，宋春舫認爲接觸現代文學的重要性遠遠大過古代文學：

> 提倡世界觀念，果從何入手乎？曰：提倡世界現代之文學。予素蔑視古代文學，讀古代文學，無裨於實際。讀當世名人著作，不僅能知現代文學潮流之趨向已也，且能洞悉其國人之心理嗜好，兼及其風俗。較之讀古人書，豈不稍勝一籌？[48]

對宋春舫來說，文學本是文化的一環，透過作品本身，還可了解形塑作品的「心理嗜好」和「風俗」，若欲估量當今中國之於世界的文學地位，接觸現代文學自然比了解古代的嗜好和風俗更爲「實際」。

這篇文章隨即洋洋灑灑地列數法、英、德、義、俄和北歐等地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文學名家，提供中國讀者參考。事實上，宋春舫還在聖約翰大學任教時，也曾經做過十分類似的介紹。當時他一口氣與中文讀者分享了歐洲最重要的現代戲劇作者及代表作，舉凡今日耳熟能詳，而新文化運動前少有中文譯介的易卜生、蕭伯納、史特林堡、王爾德……等，皆在其列。宋春舫回國後不久便開始介紹這些戲劇家的理由，應不出上述所言。[49]由此觀之，一九一八年以英語撰寫的〈中國與百種世界好戲〉，其實結合了他在交會區身處「中國」與「世界」間的批判視角，以及回國以來對中國文壇的期許。

〈中國與百種世界好戲〉分爲前後兩部分，後面是宋春舫推薦優先譯爲中文

---

47 宋春舫：〈文學上之「世界觀念」〉，《清華學報》第3卷第2期（1918年1月），頁100-101。

48 同前註，頁101。

49 宋春舫最早將此文交給學生，發表在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刊物上，只是雜誌在全文登完前便停止出版。這篇文章後來完整連載於《申報》，並收錄在他的文集內。見春舫：〈歐洲新劇譚〉，《萬航週報》第1、3期（1916年12月10、24日），「雜俎」頁23-24、19；春舫：〈歐洲新劇評〉，《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11-12日）；春舫：〈歐洲新劇談〉，《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13日；以及《宋春舫論劇》再版（上海：中華書局，1923年），頁253-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劇目清單，前面則是一篇簡短的序文，說明列此清單的動機、選擇這一百種劇本的理由以及有哪些未及列入的遺珠之憾。與〈泛亞運動〉一文不同，宋春舫在此所使用的第一人稱「我們」，指的明顯是中國文人，或者說關心中國文學發展的有心人士。例如，序文開頭便如此提問：「難道我們斗膽認爲，我們現今的作家在思想和風格上足以匹敵蕭伯納和法朗士（Anatole France）？」[50]

對於百種劇目全部都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作品，宋春舫所持的理由，與他先前已經表達過對現代文學的重視無甚差異。他並進一步表示：

> 中國人學習英語、莎士比亞、米爾頓多年，但僅有極少數人聽過王爾德或高斯華綏。不但如此，我們的學者不思進取，故步自封，對文學有百害而無一利。學習英語的學生幾乎只知道英國古典文學，僅有少數人知道易卜生和史特林堡的著作。因此，他們無從獲得所謂文學上的「世界觀念」。然而只有作品當中具備國際主義（cosmopolitanism）特質的作者，才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影響力。[51]

從文章發表時間上來說，宋春舫描述的文學教育場景，應來自他在聖約翰和清華兩校觀察所得。以英語文學——相信也是所有外文中最爲大宗的學習社群——爲例，宋春舫質疑的現況主要來自兩種知識偏向：一是重古輕今，一是國族文學。他對前者的意見已無需重述，而現代文學穿疆越界的傳播現象，在他提到的幾位戲劇名家身上特別明顯；一九一六年的〈歐洲新劇譚〉一文，亦略爲談到易卜生對蕭伯納及其他歐陸劇作家的影響。位於交會區的宋春舫，特別容易察覺國族框架的侷限。在他看來，自外於現代潮流的中國當代文學，恐怕很難受到世界文壇的重視，而他所開列的翻譯書目，正是快速跟上腳步的補方。

中國當代創作走向何方，固然可說是「國內」文藝發展的課題，但宋春舫卻透過英語媒體提出意見並建議可先著手的中譯劇目，原因也十分明顯：在交會區內，他更容易覓得同具世界眼光的讀者，也只有在交會區內，他才能找到具備足夠語文能力來推動這項翻譯計畫的合作者。

另一方面，以英語發言，也使宋春舫獲得較大的言論尺度。從前面的引文可以看到宋春舫行文措辭頗爲直接，但恐怕還不如文章結束前這段：

> 部分讀者或許難以原諒書目納入了史特林堡這位最大的厭女者之作，王爾

[50]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p. 95.

[51]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德的酷兒美學觀（queer aesthetic conceptions）也一直引起英國人的反感。然而沒有人能否定史特林堡獨具的精采特質，同時，竊以爲，王爾德的矛盾修辭（paradoxes）超越任何儒家經典的教訓及格言。[52]

王爾德因同性戀情違反當時英國法律，從聲望如日中天到入監服刑、客死巴黎，過程沸沸揚揚，是西方文壇人盡皆知的掌故，宋春舫使用「酷兒」一詞，可說順理成章。這位清末秀才顯然也十分欣賞王爾德的才情，甚至認爲他筆下的機鋒連四書五經的道理都比不上。

《新青年》發表〈世界名戲百種目〉時，並未同時收錄〈中國與百種世界好戲〉的序文。要等到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將《北京導報》上的書目和全部序文譯出，不諳英語的國內讀者才能較爲完整地了解宋春舫的意圖。不過，部分譯文與作者原意仍有所差距。《東方雜誌》如此翻譯了宋春舫關於王爾德的描述：

> 表中更列有近代兩奇人斯德林褒與奧斯加肥爾特之著作……而奧斯加肥爾特，則因其怪僻之藝術觀念，受英人厭惡者也。吾人平心論之……若奧斯加肥爾特之辯辭，尤與吾國儒家教義，大相剌謬矣。[53]

此處將「queer」譯爲「怪僻」，只怕無法令中文讀者理解英國人之所以厭惡王爾德的實情；不讓王爾德之言「超越儒家經典」（surpass……Confucian Classics），改成「大相剌謬」，除了在語意上削弱了宋春舫對這位才子的強烈喜好，只怕更是顧及儒家之於國內文人的崇高地位，爲防節外生枝所做的修訂——這正是宋春舫以英語書寫時不需考慮的面向。他在交會區內以外語書寫，得以更加自由地陳述己見。

三、宋春舫的法語書寫與交會區裡的知識互換

據可見資料，宋春舫在新文化運動前後的法語寫作比英語更爲頻繁。除了報刊上的單篇文章，他在中國境內出版過兩本法語專著，分別是上海主要印製法語刊物的東方出版社（La Presse Orientale）出版的《海外劫灰記》（*Parcourant le*

[52] 同前註，頁96。

[53] 宋春舫著，羅羅譯：〈世界名劇談〉，《東方雜誌》第16卷第1期（1919年1月），頁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1917），[54]和《北京新聞》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1919）。[55]

（一）《海外劫灰記》

《海外劫灰記》記錄了作者自赴歐求學、旅遊至返鄉途中的見聞與感想。他前往歐洲時正值辛亥革命期間，對此曾經感嘆「回首故鄉烽火，能不依依惜別？」[56]之後不但經歷歐戰爆發，取道美國的歸途中還遇上美墨邊境戰事，中文和法文書名裡的「劫灰」與「著火」意象，凝聚了青年宋春舫在環球旅程中對這動盪世界的嘆息。[57]全書由三十篇短文組成，各篇文字之間主題各異，關係鬆散，多半於不同時地分別寫成，這也是法文副標題「旅途中的鉛筆素描」之意。[58]只是今日回顧此書，我們不免要問，作者用法文寫成、在中國出版的歐遊散記，預設的讀者究竟是誰？

宋春舫在書序中表示，自己的寫作原先既不爲中國同胞，也不爲中國的歐洲居民。這可能是他在旅途間不問出版，信筆而成的實情，也可能只是自謙之詞，畢竟他終究決定出版此書。從交會區的概念看來，《海外劫灰記》的起草到面世，無疑都是處於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文字生產，最適合閱讀此書的，亦是與作者一樣的交會區公民。

《海外劫灰記》的法文書名使用了西方社會時常稱呼中國的「天朝」（Céleste）一詞，[59]雙語書名雖在字面上無法直接對應，卻各有其淵源可循。不

54 此書完整中譯收錄於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書城》第106-109期（2015年3-6月），頁103-111（106期）、120-127（107期）、121-127（108期）、120-127（109期）。關於東方出版社的簡介和當時該社的發展概況可見W. H. Morton Cameron, *Present-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London: The Globe Encyclopedia, 1917), pp. 444-445.

55 此書前五章中譯收錄於宋春舫著，羅仕龍譯：〈當代中國文學〉，《書城》2018年第9期，頁117-128。

56 宋春舫，〈歐遊漫錄〉，《時報》第7版，1912年8月8日。

57 宋春舫在書序和第一章對此略有著墨，見Soong Tsung-faung, "Avant-Propo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17)及該書9-13頁。

58 《海外劫灰記》曾於同年再版，且內容小幅刪減，以下討論若無特別註明，均以初版（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爲準。

59 十九世紀末上海便曾發行一種名爲*Celestial Empire*的英語報刊：參見King & Clarke, *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如此，這本幾乎全部以法文撰寫的遊記還比照中國文人的習慣，在自序之前刊有七言題贈詩與作者自題詩。爲《海外劫灰記》題贈的蔡振華（原名蔡瑩，又名正華，1895-1952）於一九一七年自聖約翰大學文科畢業，[60]他在校的最後一年，正好是宋春舫自海外歸來任教的同一年。宋、蔡師生二人離校後持續保持聯繫，並有多次文字上的合作。[61]不通中國文字及出版慣例的法語讀者，實無從解讀置於全書卷首的題贈詩，更難以體會作者與題贈者間的情誼；對不通法語的中文讀者來說，蔡振華的「頻年奔走天南北，海外歸來話劫灰」，[62]或是宋春舫的「去國曾爲汗漫遊，人間無地寄浮鷗」，[63]都只是缺乏具體內涵的空泛描述。

書中第六章〈日內瓦〉描述作者就讀的大學有來自天南地北的國際學生時，在橫排法語書寫中，突然出現兩行中文引文：

相必逢人淪天同

識曾何相落涯是

該章末尾提到當地中國商家的看板上寫著「開門大吉」，亦用中文直接呈現，而前後兩處中文皆未附上法語翻譯。[64]如同祕魯接受基督信仰的安地斯人所寫的雙語文本，[65]並陳不同語言和文體的《海外劫灰記》也是充滿交會區特質的作品。從題詩到豎排的中文引文，只有同時具備兩種語文能力，且對中、歐兩地文化都有所涉獵之人，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成爲這本書的理想讀者。這樣的讀者，最有可能在交會區遇見。

當時《密勒氏評論報》固定介紹上市新書，並特別關注中國主題相關的著作，每期都會刊登二至三篇書評，一九一八年二月號的其中一篇便是介紹《海外劫灰記》。這篇書評開頭就提到中國人以法語描寫歐洲風情的特殊性，也頗欣賞宋春舫筆下捕捉的即景時事，和風趣幽默的語氣。書評特別重述了原書第二章提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pp. 84-88。

60 〈約翰大學畢業式〉，《時事新報》第3張第2版，1917年7月1日。另可參見蔡瑩：〈論中國史學〉，《約翰聲》第25卷5號（1914年6月），頁13-15；振華：〈侍兒小名錄拾遺〉，《萬航週報》第1號（1916年12月10日），「雜俎」頁23。

61 《海外劫灰記》的自序寫於1917年3月，這本書的出版時間很可能在二人離校之前。日後《宋春舫論劇》出版時，蔡振華亦列在作者感謝名單中；參見該書序文〈幾句話……〉。

62 蔡振華：〈題《海外劫灰記》．其一〉，收入Soong,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es*卷首。

63 〈自題〉，收入Soong,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es*卷首。

64 Soong,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es*, pp. 32-33.

65 Pratt, *Imperial Eyes*, second edition, pp. 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日本宣戰前後柏林發生的烏龍事件，和宋春舫對這起誤會的評論：某位中國男子先是悶聲享受了德國民眾以爲日本將加入同盟國時對自己展現的熱情，等到日本竟對德宣戰，面對憤恨難消的德國民眾，才慌忙澄清自己其實不是日本人。事件本身已是趣味盎然，宋春舫的記述彷彿在嘲笑自己同胞貪小便宜、見風轉舵，但故事結束時卻如冷箭般表示，歐洲人看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差別，「就跟可可（cacao）和巧克力（chocolat）」一樣，[66]等於將矛頭突然從中國同胞的身上轉向歐洲人，令人措手不及——書評作者對此顯然印象深刻。除此之外，宋春舫對各國女性之於婚姻關係的評比，以及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中充滿刻板印象的日本女子，都被認爲是足以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段落。[67]

兩個月後，在美國以全英語出版的《留美學生月報》（*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也將《海外劫灰記》問世的訊息列入關於中國的新書條目內。[68]如刊名所示，《留美學生月報》的編輯和讀者都是在美國各大學進修的中國學生，內容著重中、美時事評論與留學生動態，這份刊物既是他們彼此聯繫的管道，也是向美國各界乃至國際社會展現自我意識的平台。[69]立足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和凝聚中國學生社群的《留美學生月報》都是處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英語刊物，它們並不因《海外劫灰記》以法語寫成而有所排斥，原因不外乎相信自己的讀者當中，也有這本書的理想讀者。交會區多語並存、不以單一國家爲界的特質，亦展現於此。

《密勒氏評論報》的書評顯然對宋春舫時常採用的書寫策略有所察覺，也就是在一派輕鬆的敘事之間，冷不防地加入一針見血式的批評，隨後又船過水無痕地將話題帶往他處。《海外劫灰記》的內文每篇平均三至五頁，若是不論使用的語言，在篇幅與風格上與中國二、三零年代的白話小品文十分相似。此類書寫的重要推手之一林語堂曾經如此解釋：「蓋小品文，可以發揮議論，可以暢洩衷

66 Soong,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es*, p.17.

67 "A Chinese Professor's Impression of a World in Flame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3.10 (2 February1918): 318-319.

68 K. T. May, "Recent Literature on China,"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3.6 (April 1918): 344.

69 《留美學生月報》自1906年發行至1931，最初兩年名爲《美國學生界》（*The Chinese Students' Bulletin*），詳細篇目資料可參見*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906-1931, A Grand Table of Contents* (Washingt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74)；另見 Weili Ye,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02-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可以摹繪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記瑣屑，可以談天說地，本無範圍，特以自我爲中心，以閒適爲格調，與各體別……」[70]這段後人討論小品文時常引用的文字——特別是「以自我爲中心，以閒適爲格調」一語——非常適合用來形容《海外劫灰記》全書展現的風采。宋春舫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再次造訪歐陸，途中改以中文撰寫遊記，觀察戰後社會變遷的同時，亦回憶自己年輕時異地求學的身影。[71]此時使用的語言不同，筆法卻沒有太大的變化。有些篇幅較長，有些則維持一貫地「輕薄短小」。如同過去的法語書寫，他的中文遊記亦是信筆所至，忽中忽西；時而前言不搭後語的鬆散結構可以讓人不當一回事地讀過即忘，時而似乎又暗含跨文化的批判視角。換句話說，即使改用中文，宋春舫的遊記依然如法語寫作般充滿了交會區的色彩，同樣適合分享給本身具有異域生活經驗的讀者。同時，若是跨越語言的分際，將宋春舫兩趟歐遊留下的文章合併觀之，不難發現他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已然開始實踐「一粒沙裏見世界」[72]的現代散文書寫。

（二）《中國當代文學》

瓦格納考察清朝末年一系列以「沉睡」和「甦醒」描述中國現狀的比喻所歷經的傳播途徑時，特別看重敏於國際局勢和外電消息的非中文報刊。正是透過在上海、天津、香港等口岸出版的媒體，以及撰文參與多語討論的華人知識份子，才會出現之後使用同樣比喻的中文議論。[73]上述分析中，特定概念和知識由外洋傳至中國時，交會區的言論空間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以交會區的特性來說，知識的交換理應不只是單向傳播，也可能從中國傳至外洋才是。宋春舫另一本法語著作的成書過程及其後續影響，或可視爲這方面的案例。

《中國當代文學》出版時，宋春舫已由上海遷居北京兩年左右。他在這段時間裡以法語和英語談論中國文學、戲劇的專文是日後成書的基礎，其中包括與他

70　林語堂：〈發刊詞〉，《人間世》第1期（1934年4月），無頁碼。

71　這些中文遊記收錄在宋春舫：《蒙德卡羅》（上海：中國旅行社，1933年）。另見羅仕龍：〈宋春舫的旅行書寫及世界想像：以《海外劫灰記》與《蒙德卡羅》爲例〉，頁211-215。

72　郁達夫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年），「導言」，頁9。

73　Rudolf G. Wagner,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聯合發表的文章。

宋春舫與卓克同在清華學校擔任外語教師時，兩人聯名發表了〈中國劇場的起源〉一文，在《北京政聞報》上分三期連載。[74]這篇內容豐富的文章以平行比較的眼光審視中西劇場早期階段，而關於中國的部分，主要陳述了自宗教儀式的巫覡，以及俳優、百戲乃至五代時期「踏搖娘」以來的演變。對當時的東西方知識界來說，這是一套頗爲新穎的戲劇史論述。文章末尾直言，他們對中國劇場起源的認知獲益自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甚多。

卓克和宋春舫主要參考的是《宋元戲曲史》的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戲劇〉。王國維這本開先河之作正式初版於一九一五年，更早之前則在《東方雜誌》上連載過。[75]直到作者一九二七年謝世前，《宋元戲曲史》受到的重視有限，[76]但北大學人對此書明顯抱持肯定的態度，不但《新青年》曾代爲廣告，傅斯年也曾在《新潮》發表書評，稱讚此書在體例上借鏡外國，突破傳統，符合近代科學的規範。[77]宋春舫既是王國維表親，[78]自然也在較早注意到這本戲曲史新著的北大學人之列——《中國當代文學》開列的少數參考書裡，《宋元戲曲史》便是其中之一。[79]

《大英百科全書》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發行的版本裡涉及中國戲劇的條目，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當時西方學者對相關知識的掌握情形。[80]在此，

74 文章前兩部分刊登於1918年3月份的5卷12、13期，最後一部分則延後到5月份的21期才刊出。

75 第一章的連載內容參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東方雜誌》第9卷第10號（1913年4月1日），頁9-16。

76 解玉峰：〈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之今讀〉，《文學遺產》2005年2期，頁127。

77 〈書報介紹〉，《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孟眞（傅斯年）：〈宋元戲曲史〉，《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頁131-133。關於胡適雖肯定《宋元戲曲史》，但以文學進化論「誤讀」此書的討論，則可參見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考／史》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第6期（2015年12月），頁331-333。

78 宋春舫：〈重刊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人間世》第27期（1935年5月5日），頁27。

79 其他三種則是吳梅的《顧曲麈譚》、錢靜方的《小說叢考》與《新青年》3-6卷，見Soong Tsung Faung,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Pékin: Journal de Pékin, 1919), p. 130。

80 關於《大英百科全書》內「中國文學」條目所展現的西方漢學研究成果，以及這套百科全書第9版和第11版的權威性，參見Lingjie Ji, “When Literature Became Knowledge: English Encyclopaedic Writings o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18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68.2 (December 2020): 403-411；不過在戲劇方面，這篇論文只討論了「中國」（China）條目下〈中國文學〉章節的內容，並未注意「戲劇」（Drama）條目下另有〈中國戲劇〉一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戲劇發展的第一階段始於唐玄宗時（720 A.D.），[81]而這項將中國戲劇起源溯至盛唐的說法，與一九一〇年前後的其他專著相去不遠：例如史探東在他爲三種粵劇英譯本所寫的序文裡，便認定中國戲劇源自唐明皇（the Illustrious Emperor）；[82]曾於北京居住、考察民俗的葛祿博，也在中國文學史專著的戲劇篇章如此表示。[83]一九二〇年代初，凱特．巴斯雖在簡單談論中國戲劇起源時提及其他說法，但依舊認爲創立梨園（College of the Pear Orchard）的唐明皇是較爲可靠的源頭；[84]法語著作中，朱家健的《中國戲談》（*Le Théâtre chinois*）亦持此說。[85]這些以唐明皇的梨園爲中國戲劇起源的看法，至少可追溯至法國漢學家巴贊（Antoine Bazin, 1799-1863）的《中國戲劇選》（1838）。[86]相對於此，卓克與宋春舫論及的第一個重點便是：中國劇場的起源遠早於唐明皇的梨園（collège des artistes），[87]整篇〈中國劇場的起源〉也以交代唐代之前的發展爲主。通過上述回顧，可知王國維的研究成果足以爲西方漢學提供不少補充，雖然兩位作者當時並未明白指出此點，但這很可能是他們合作發表的重要動機。[88]

宋春舫轉赴北大任教後不久，與蔡振華合寫〈中國當代文學〉，同樣發表於《北京政聞報》。[89]這篇文章的內容幾乎原封不動地成爲《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篇第一章，而之前與卓克合著的〈中國劇場的起源〉一文，也在更改不多的情況下，成爲書中第十六章。[90]

---

81 Adolphus W. Ward, “Drama: Chinese Dram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9th ed., v. 7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78), p. 400; Adolphus W. Ward, “Drama: 3. Chinese Dram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1th ed., v. 8 (New York: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911), p. 484.

82 William Stanton, “The Chinese Drama,” *The Chinese Drama*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99), pp. 1-2；本書中文名爲《中國戲本》。

83 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Verlag, 1902), p. 363.

84 Kate Buss, *Studies in the Chinese Drama* (Boston: The Four Seas Company, 1922), pp. 15-18.

85 Tchou-Kia-Kien, *Le Théâtre chinois* (Paris: M. de Brunoff, 1922), p.9.

86 Bazin aîné, *Théâtr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8), p. I；本書序文的中譯：巴贊著，趙頌賢譯：〈《中國戲劇選》導言〉，收入錢林森編：《法國漢學家論中國文學：古典戲劇和小說》（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頁33-50。

87 A. E. Zucker et Soong Tsung-Faung, “L’Origine du Théâtre chinois,” *La Politique de Pékin* 5.11 (17 March 1918): 8.

88 卓克日後出版《中國劇場》時，倒是清楚指出王國維所見不同於西方漢學的研究，詳後文。

89 Soong Tsong fong & T. H. Ts’ai,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5.31 (4 August 1918): 330.

90 Soong,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pp. 1-6 & 82-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九一九年二月，宋春舫在《北京導報》的紀念增刊發表〈中國當代戲劇〉，文中整理晚清民初包括學生演劇和商業劇場在內的各種「新劇」（New Drama），同時提及春柳社（含春柳劇場）、新民社、陳少白和新舞台、汪笑儂、梅蘭芳等等。宋春舫並未忽略這些都是以不同劇種爲基礎的嘗試，但認爲他們同時代表了追求現代的中國戲劇；在這方面，宋春舫與他主張廢除戲曲的北大《新青年》同事展現出頗爲不同的藝術視野。[91]數月之後，宋春舫將這篇英文文章譯爲法文，並略增篇幅，發表於《北京政聞報》，[92]而法文版又成爲《中國當代文學》裡的第二十一章。[93]

梳理《中國當代文學》成書前相關內容的發表情形，可以看見宋春舫與交會區同人開展的多語知識生產。以中國戲劇起源的論述來說，他和卓克的聯名發表自然有助於西方學界認識王國維的研究成果，但在此之前，交會區內的知識互換，仍是早於任何「對外傳播」的必經過程。透過交會區內跨語際的協商、合作和議論，以單一語言爲界的知識圈才得以分享交會區成員取得的成果。

卓克和宋春舫繼〈中國劇場的起源〉後，又在《密勒氏評論報》共同發表〈中國戲劇的未來〉一文（參見表一、表二）。從起源、當代論至未來，兩人對中國劇場發展及戲劇研究的共同興趣，是他們陸續合作的重要基礎。這篇文章認爲，中國劇壇實有必要先行跟隨斯克里布、薩都、臘皮虛等劇作家的腳步，想辦法在情節的推進上引發觀眾的好奇之後，推動易卜生式的社會問題劇才有可能成功。[94]易卜生曾經大量接觸這幾位佳構劇（*pièce bien faite*）名家的作品，也在自己劇作中吸收、挪用了他們的技法，這項建議十分符合西方現代戲劇發展的理路。宋春舫日後向國內劇壇大力推廣佳構劇，並帶領北大學生翻譯和搬演臘皮虛

[91] Soong Tsung-faung,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in *China in 1918: Being the Special Anniversary Supplement of the Peking Leader*, ed. M. T. Z. Tyau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19), pp. 124-127；所謂的紀念增刊是一本獨立專冊，不是日報的一部份。

[92] Tsung-faung Soong, “Le Théâtre chinois contemporain,” *La Politique de Pékin*, 6.28 (20 July 1919): 661-662.

[93] Soong,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pp. 110-117.

[94] Soong Tsung Faung & A. E. Zucker, “The Future of the Drama in China,” p. 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宋春舫《中國當代文學》及其單篇文章內容對照

單篇文章出版訊息			單行本與單篇文章內容重複之篇名
發表時間	發表刊物	篇名[94]	
1918年3-5月	《政聞報》	〈中國劇場的起源〉（與卓克合著）	〈中國劇場的起源〉
1918年8月	《政聞報》	〈中國當代文學〉（與蔡振華合著）	〈中國當代文學〉
1919年2月	《北京導報》增刊	〈中國當代戲劇〉	〈中國當代劇場〉
1919年7月	《政聞報》	〈論中國劇場〉	
1919年7月	《政聞報》	〈中國當代劇場〉	〈中國當代劇場〉
1919年11月	《密勒氏報》	〈中國戲劇的未來〉（與卓克合著）	
1920年1月	《政聞報》增刊	〈如何改良中國劇場〉[95]	〈如何改良中國劇場〉
1921年1月	《日內瓦評論》	〈中國劇場今昔〉	〈中國劇場的起源〉 〈中國現代劇場的演變〉

的劇本，儼然成爲臘皮虛的中國代言人；[97]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中國戲劇的未來〉發表前，雖然也曾留心斯克里布對易卜生的影響，[98]但從未提及以滑稽見長的臘皮虛。透過推廣臘皮虛，宋春舫對戲劇文學中譯和劇場實踐產生的種種影響，都可追溯至交會區內知識互換的成果。

---

95 本欄篇名含底線者爲英文，其餘則爲法文。

96 Soong Tsung-faung, “Comment réformer le Théâtre Chinois,” *La Politique de Pékin: Numéro spécial de Javier 1920* (January 1920), pp. 35-36。《中國當代文學》的出版年份是1919年，而這篇名稱、內容和發行地都與單行本多所重複的文章若是眞的刊發於單行本之後，勢必影響書籍銷售，有違出版常理。合理的推斷是，這本書其實延遲至1920年初才上市；《北京政聞報》在1920年3月份才刊登一篇鼓勵訂購的宣傳文章，應可做爲印證，參見“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par Soong Tsung-faun,” *La Politique de Pékin* 7.10 (7 March 1920): 176.

97 參見羅仕龍：〈舊社會，新文本：臘必虛喜劇在現代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清華中文學報》第16期（2016年12月），頁216-219和鍾欣志：〈宋春舫的五四文壇地位及其對戲劇翻譯文學的影響〉，《清華中文學報》待刊稿（已通過審查）。

98 宋春舫：《宋春舫論劇》，頁262。這篇〈戲劇改良平議〉原發表於1918年北京《公言報》；參見〈胡適致錢玄同函〉，收入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8年），頁337-338。另見湯恒：〈宋春舫論〉，《戲劇藝術》1987年第2期，頁56-57；羅仕龍：〈「佳構劇」概念在現代中國的接受及其跨文化實踐——以李健吾《雲彩霞》爲例〉，《臺大中文學報》第62期（2018年9月），頁163-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卓克於一九二三年應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之聘返回美國，他在北京六年期間大量觀賞演出，也透過文獻和訪談等方式增進自己對中國劇場的理解。一九二五年他在美國出版的專書《中國劇場》（*The Chinese Theater*），便是以居住北京時的田野工作和文本研究爲基礎。在前言的感謝名單裡，卓克首先提及的便是宋春舫，他並表示，宋春舫是最早帶他認識中國劇場之人。[99]該書第一章〈早期歷史〉（Early History）在回顧西方漢學的相關研究後，便順著《宋元戲曲史》開頭建立的脈絡接續討論巫覡、俳優……等變遷，可說是當年〈中國劇場的起源〉一文的擴充，也顯示他補充西方漢學認知的企圖。

二次歐遊期間，宋春舫曾將自己在北京交會區的研究成果帶往歐洲。國際聯盟第一次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中旬召開，一個多月後，《日內瓦評論》（*La Revue de Genève*）刊登了中國代表團成員宋春舫的〈中國劇場今昔〉一文。[100]這篇文章的內容完全等同《中國當代文學》裡〈中國劇場的起源〉和〈中國現代劇場的演變〉（“L’Evolution du Théâtre chinois moderne”）兩篇，而卓克的《中國劇場》論及優孟與西方弄臣的對比時，引用了〈中國劇場今昔〉，這些正是〈中國劇場的起源〉曾經進行過的比較性研究。[101]卓克透過宋春舫的協助得以了解中國劇場，也爲他日後更多比較性研究奠立了基礎。他在返美同年發表的〈伊莉莎白時期劇場與中國劇場〉專文，直接受益於北京交會區的知識互動，文章主要內容也收錄於《中國劇場》書內。[102]如同宋春舫的《中國當代文學》，民初交會區裡的跨文化合作與知識互換，成爲卓克對中國文學、戲劇形成更完整論述的重要基礎。

至於莊士敦，他的《中國戲劇》（*The Chinese Drama*, 1921）一書或許也留下了民初交會區裡知識互換的痕跡。這本不過三十六頁的「書」裝禎別致，有如紀念專冊，由香港起家，擴展至上海、新加坡等地的別發印書館（Kelly and

99 A. E. Zucker, *The Chinese Theate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25), p. xii.

100 Soong Tsung-Faung, “Le Théâtre chinois jadis et aujourd’hui,” *La Revue de Genève* 7 (January 1921): 497-502.

101 A. E. Zucker, *The Chinese Theater*, p. 12既然這篇文章與宋春舫原書內容相同，目前並不清楚爲何他選擇引用《日內瓦評論》，而不是在北京時曾經參與奠基的《中國當代文學》。或許《日內瓦評論》在美國比《中國當代文學》容易取得，或許卓克只是引用出版時間較新的材料。

102 A. E. Zucker, “Théâtre élisabéthain et théâtre chinois,”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3.4 (October-December 1923): 497-5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lsh，又名別發洋行、別發書店）出版。[103]莊士敦出身英國殖民行政體系，自一八九八年奉派至香港任見習官（cadet）[104]至本書出版時，已在中國居住超過二十年，書中所記，自不乏作者親自接觸中國劇場的經驗。他在書裡兩度提及宋春舫，一是轉述後者對李漁的推崇，一是對新、舊劇（即話劇和戲曲）不必然彼此衝突，應可各自發展的看法表示高度認同。同時，莊士敦在描述中國戲劇的發展時，雖然無法完全忽視「明皇梨園說」，但大量採用了《宋元戲曲史》的考述，使兩者並存，更是這本專冊內容有別於當時西方漢學之處。[105]

除了宋春舫在不同語文的刊物表達過上述看法，莊士敦與他既同在北京，曾有過未留下紀錄的親身交流亦未可知。在中國學界尚未普遍接受《宋元戲曲史》之時，莊士敦是否曾透過宋春舫或卓克認識王國維的相關考述，同樣耐人尋味。[106]無論如何，對於不諳中文的讀者來說，《中國戲劇》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相關知識，足以補充《大英百科全書》等權威性的敘述。

根據田民近年的研究，卓克返美後發表的中國戲劇研究，進而成爲英國前衛戲劇家戈登克雷（Gordon Craig, 1872-1966）的參考資料之一。[107]於是，我們可以沿著王國維、宋春舫到卓克、莊士敦的著作乃至戈登克雷的藝術思想，建立一條由中國通向西方的知識傳播路徑。在這趟旅程中，以跨國、多語爲日常情境的交會區是不可或缺的中繼站；只是，這些曾經互放的光亮，卻爲日後以單一國族爲中心的知識建構所遺忘。

結語

本文嘗試透過交會區視角研究宋春舫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爲主的多

103 關於這間同時經營出版和國際銷售的西文書商，可見孫軼旻：〈別發印書館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月刊》第40卷7月號（2008年），頁103-109；黃海濤：〈清末民初上海的西書店別發洋行〉，《文史知識》2011年第12期，頁33-41。

104 H. J. Lethbridge, “Hong Kong Cadets, 1862-19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0 (1970): 39.

105 R. F. Johnston, *The Chinese Drama*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1), pp. 13-17, 24, 32.

106 王國維在1923年中入遜清小朝廷任溥儀侍讀，（「著在南書房行走」），自然可能結識莊士敦，但已在《中國戲劇》出版之後；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增訂版）》（臺北：蘭臺出版社，2013年），頁290-291。

107 Min Tian, *The Poetics of Difference and Displacemen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Western Intercultural Theat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91-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語書寫。當我們透過普蕊特提出的概念，淡化習以爲常的「中國」、「法國」或是「東方」、「西方」等歸類知識的框架，並將目光移至充滿跨國、多語特質，且無特定疆界的交會區內，或許更能貼近像宋春舫這樣一位多語作者的書寫語境。他們在中國境內的非中文書寫儘管可能發揮「介紹中國」、「解釋中國」的作用，但首要的對象並非海外人士，而是交會區內藉特定議題所凝聚的跨國社群，而他們彼此之間——包含中國人在內——圍繞單一議題爭論、協商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固定。

宋春舫以英語寫成的〈世界名戲百種目〉，原是交會區情境的自然產物。這份書目及其序文表達了他身爲交會區公民對中國新文學、新劇發展的期待，並希望藉此號召同好，共同參與他所設想的戲劇翻譯計劃，以便培養年青一代的國際主義，與世界性的文學品味。以法語寫成、出版於上海的《海外劫灰記》深具交會區色彩，這本帶有多重視角的遊記，正是他所謂世界眼光的實踐和範例。

宋春舫對中國戲劇的研究曾歷經與卓克、蔡振華等人的合作，以法語寫成的《中國當代文學》、日後向中國劇壇譯介臘皮虛的動機，以及卓克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劇場》，都可追溯至當年交會區內進行的跨國、多語知識互換。這些原產於交會區的成果，還可能對莊士敦和戈登克雷產生影響。透過本文的研究，除了可以看到交會區之於知識跨域傳播的關鍵地位，或者還能找到一個理解和分析近現代多語作者的方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春舫的多語書寫與民國初年交會區的知識互換

鍾欣志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對照閱讀宋春舫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以中、英、法文發表的散文和戲劇專著，並嘗試透過普蕊特（Mary Louise Pratt）提出的「交會區」（contact zone）概念，探究當時他在中國境內同時以多語寫作、出版的背景及動機，藉此增進對這位戲劇學者的認識。本文認爲，宋春舫的多語書寫儘管可能發揮向英語和法語世界介紹中國戲劇、傳達中國觀點的作用，但他首要的對象並非海外人士，而是與他同處於交會區內、習於多語互動的跨國社群。他所提及的觀點，也多出於交會區的特殊視角。

宋春舫在新文化運動期間發表的〈世界名戲百種目〉（1918），是他希望優先譯爲中文的現代戲劇書單。這份文件原以英語寫成，目的是爲了尋找交會區內志同道合之人，並在不受中文世界價值觀的限制下暢所欲言。

宋春舫在法語寫成的《中國當代文學》（1919）一書裡測繪了中國戲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這些戲劇史研究和改良中國劇場的想法，包含了他與交會區內跨國人士合作的成果在內，也曾於交會區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在源於中國的知識傳向西方之前，交會區內以多語進行的知識互換，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

關鍵字：宋春舫　卓克　〈世界名戲百種目〉　《海外劫灰記》　《宋元戲曲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oong Tsung-Faung's Multilingual Writings and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Contact Zone

Joscha 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studies Soong Tsung-faung's (or Song Chunfang) English and French publications in China between 1917 and 1921, and examin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is better-known writings in Chines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act zone," as proposed by Mary Louise Pratt, we are able to return Soong's work to the transcultural context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As an active member in the multilingual public sphere, which consisted of local periodicals in Chinese as well as major European languages, Soong's first target readers were his fellow inhabitants in the contact zone.

His proposal of translating a selection of one hundred modern plays into Chinese was originally presented in English. This not only allowed him to express freely from the judgement of traditional values, but also increased possibility of finding qualified translators for the project in the contact zone.

His French monograph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discussed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suggested reform plans for the future of Chinese theatre. It was a result of both personal and collaborative work in the contact zone. Before their achievement on the subject crossed borders and contributed world-wide, the intellectual exchange in the contact zon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ducing of knowledge.

Keywords: Soong Tsung-faung A. E. Zucker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History of Drama Under the Sung and Yuan Dynasti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小偵：〈宋熊律師與宋春舫〉，《晶報》第3版，1928年6月30日。

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16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天一：〈日內瓦通訊〉，《申報》第7版，1921年1月8日。

巴贊（Antoine Bazin）著，趙頌賢譯：〈《中國戲劇選》導言〉，收入錢林森編：《法國漢學家論中國文學：古典戲劇和小說》。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東方雜誌》第9卷第10號，1913年4月1日，頁9-16。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增訂版）》，臺北：蘭臺出版社，2013年。

〈北京大學職員履歷表（1918年9月）〉，收入陳初輯：《京師譯學館校友錄．附錄》，臺北：文海出版社。

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崔潔瑩譯：〈跨越間隔！晚清與民國時期的外語報刊〉，收入瓦格納：《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新北市：傅記文學，2019年。

「地方通信．青島」，《申報》第3張第10版，1931年1月14日。

朱敏章：〈評達斯先生演詞——中日關係〉，《約翰聲》第28卷第3期，1917年4月，頁3-7。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宋春舫：〈歐遊漫錄〉，《時報》第7版，1912年8月8日。

_____：〈歐洲新劇譚〉，《萬航週報》第1、3期，1916年12月10、24日，「雜俎」頁23-24、19。

_____：〈答朱君敏章評達司先生演辭〉，《約翰聲》第28卷第5期，1917年6月，頁38-40。

_____：〈文學上之「世界觀念」〉，《清華學報》第3卷第2期，1918年1月，頁99-106。

_____：〈近世名戲百種目〉，《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15日，頁361-365。

_____：〈歐洲新劇評〉，《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11-12日。

_____：〈歐洲新劇談〉，《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13日。

_____：《宋春舫論劇》再版，上海：中華書局，1923年。

_____：〈宋春舫致上海律師公會書〉，《申報》第5張第18版，1928年7月9日。

_____：《蒙德卡羅》，上海：中國旅行社，1933年。

_____：〈宋家弄〉，《人間世》第13期，1934年10月，頁28。

_____：〈重刊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人間世》第27期，1935年5月5日，頁27。

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書城》第106-109期，2015年3-6月，頁103-111（106期）、120-127（107期）、121-127（108期）、120-127（109期）。

_____：〈當代中國文學〉，《書城》2018年第9期，頁117-128。

宋春舫著，羅羅譯：〈世界名劇談〉，《東方雜誌》第16卷第1期，1919年1月，頁101-106。

李喜所：〈中國留學潮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留學史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阿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圖書，1935年。

「命令」，《大公報》第2版，1922年1月7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命令」，《時事新報》第2張第2版，1922年6月6日。

孟眞（傅斯年）：〈宋元戲曲史〉，《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頁131-133。

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考／史》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第6期，2015年12月，頁325-344。

林語堂：〈發刊詞〉，《人間世》第1期，1934年4月。

郁達夫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1935年。

〈約翰大學畢業式〉，《時事新報》第3張第2版，1917年7月1日。

〈胡適西文著作目錄〉，《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網站，見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research3.aspx，讀取日期2021年7月25日。

〈胡適致錢玄同函〉，收入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8年。

范發迪（Fa-ti Fan）著，袁劍譯：《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

唐紹儀：〈亞洲之復興〉，《民國日報》第3張第12版，1917年2月3-7日。

孫軼旻：〈別發印書館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月刊》第40卷7月號，2008年，頁103-109。

〈書報介紹〉，《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

耿雲志：《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郭彥娜：〈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5期，頁127-141。

_____：〈宋春舫：中國現代文學域外譯介的發軔者〉，《新文學史料》2021年第2期，頁104-112。

「國內要電三．青島」，《申報》第3張第9版，1932年1月9日。

〈國際聯盟議會中國代表團攝影〉，《東方雜誌》第18卷第3期，1921年2月10日。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

湯恒：〈宋春舫論〉，《戲劇藝術》1987年第2期，頁43-61。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

黃海濤：〈清末民初上海的西書店別發洋行〉，《文史知識》2011年12期，頁33-41。

解玉峰：〈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之今讀〉，《文學遺產》2005年2期，頁127-137。

蔡瑩：〈論中國史學〉，《約翰聲》第25卷5號，1914年6月，頁13-15。

（蔡）振華：〈侍兒小名錄拾遺〉，《萬航週報》第1號，1916年12月10日，「雜俎」頁23。

鍾欣志：〈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多樣性與當代性（1919-1937）〉，《政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9年12月，頁87-128。

_____：〈宋春舫的五四文壇地位及其對戲劇翻譯文學的影響〉，《清華中文學報》待刊稿。

聶卉：〈《北京政聞報》與中國文學譯介〉，《漢語言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頁111-118。

羅仕龍：〈舊社會，新文本：臘必虛喜劇在現代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清華中文學報》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期，2016年12月，頁207-256。

_____：〈二十世紀前半期法語世界的中國戲劇研究〉，《漢風》，2017年第2輯，頁84-97。

_____：〈「佳構劇」概念在現代中國的接受及其跨文化實踐——以李健吾《雲彩霞》爲例〉，《臺大中文學報》第62期，2018年9月，頁153-202。

_____：〈宋春舫的旅行書寫及世界想像：以《海外劫灰記》與《蒙德卡羅》爲例〉，《成大中文學報》第67期，2019年12月，頁185-226。

"Asia Against the White Race: Design to Free India from British Rule." *The Far Eastern Review* 8.11 (April 1917): 409-412.

Bazin aîné. *Théâtr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38.

Bergier, Jean-François. "La Faculté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Cinquante an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s." *Die Unternehmung* 19.2 (1965): 57-65.

Buss, Kat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Drama.* Boston: The Four Seas Company, 1922.

Cameron, W. H. Morton. *Present-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London: The Globe Encyclopedia, 1917.

Carter, Ronald. "A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An Overview of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tylistics."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ed. Theo D'haen.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1986.

"A Chinese Professor's Impression of a World in Flame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3.10 (2 February1918): 318-319.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906-1931, A Grand Table of Contents. Washingt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74.

Das, Taraknath. *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 Shanghai,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1917.

Dirlik, Ari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December 1996): 96-118.

Grube, Wilhelm.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Verlag, 1902.

Hall, R. Mark and Mary Rosner. "Pratt and Pratfalls: Revisioning Contact Zones." *Crossing Borderlands: Composition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eds. Andrea A. Lunsford and Lahoucine Ouzgan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Hasegawa, Eiko. "The City as a Contact Zone: Shanghai as a Crossroa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Recentring Asia: Histories, Encounters, Identities*. Eds. Jacob Edmond, Henry Johnson and Jacqueline Leckie. Leiden: Brill, 2011.

Hu Che. "La 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9.42 (22 October 1922): 1001-1003.

Hu Shih. "From the Dead Language of China to a New and Living." *North-China Daily News* (14 July 1924): 45&47.

Huang, Xuelei.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f Spatiality: Spatial Practice, Contact Relation and the Isis Theater in Shanghai, 1917-1937."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3.2 (Fa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1): 1-33.

Ji Lingjie. “When Literature Became Knowledge: English Encyclopaedic Writings o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18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68.2 (December 2020): 393-416.

Johnston, R. F. *The Chinese Drama.*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1.

———.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King, Frank H. H. and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1965.

Knoche, Walter and Klaust Wust. “A. E. Zucker (1890-1971).”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Germans in Maryland* 35 (1972): 16-18.

Lethbridge, H. J. “Hong Kong Cadets, 1862-194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0 (1970): 36-56.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par Soong Tsung-faun.” *La Politique de Pékin* 7.10 (7 March 1920): 176.

L. P. C. “Book Review: *Is Japan a Menace to Asia?* By Taraknath Das.” *St. John's Echo* 28.3 (April 1917): 11-14.

May, K. T. “Recent Literature on China.”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3.6 (April 1918): 344.

Mukherjee, Tapan K. *Taraknath Das: Life and Letters of A Revolutionary in Exile.* Calcutta: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 Bengal, 1998.

“News Column.” *St. John's Echo* 28.3 (April 1917): 4.

“The Pan-Asian Movement: A Pro-German, Anti-British, Anti-American Propaganda Calculated to Harm the Orient more than the Occident.” *The Far Eastern Review* 8.12 (May 1917): 446-451.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teresting Notes about Future Work.” *Peking Leader* (2 July 1918): 5.

Powell, John B.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5.

Pratt, Mary Louise.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91 (1991): 33-40.

———. “Criticism in the Contact Zone: Decentering Community and Nation.” *Critical Theory, Cultural Politics, and Latin American Narrative*. Eds. Steven M. Bell, Albert LeMay and Leonard Orr.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3.

———.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Schatz, Merle and Laura De Giorgi and Peter Ludes, eds. *Contact Zones in Chin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0.

Sharrad, Paul, ed. *Cultural Reflections: Papers from the Project Contact Literatur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Honolulu: East-West Culture Learning Institute, 1981.

Soong Tsung 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6.3 (21 September 1918): 95-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China’s Overpopulation Problem.”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4.7 (13 April 1918): 229-230.

———. (Tsing Fong). “The Chinese Family and the Monarchy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8 (28 July 1917): 216-217.

———. “Comment réformer le Théâtre Chinois.” *La Politique de Pékin: Numéro spécial de Javier 1920* (January 1920): 35-36.

———.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China in 1918: Being the Special Anniversary Supplement of the Peking Leader* Ed. M. T. Z. Tyau.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19.

———.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Modern en Europ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4.50 (16 December 1917): 9.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Wusih,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5.9 (27 July 1918): 362.

———.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Pékin: Journal de Pékin, 1919.

———. “The Pan-Asian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5 (7 July 1917): 139-140.

———.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17.

———.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Deuxième edition. Shanghai: La Presse Orientale, 1917.

———. “Party Strife in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4.9 (27 April 1918): 308-310.

———. ¨Le Théâtre chinois contemporain.” *La Politique de Pékin* 6.28 (20 July 1919): 661-662.

———. “Le Théâtre chinois jadis et aujourd’hui.” *La Revue de Genève* 7 (January 1921): 497-502.

———. “Wusi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China.” *Peking Leader* (20 July 1918): 5.

Soong Tsung Faung & A. E. Zucker. “The Future of the Drama in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0.10 (8 November 1919): 423-425.

Soong Tsong fong & T. H. Ts’ai.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5.31 (4 August 1918): 330.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Mark Book (Chinese Department Preparatory School).” Shanghai: Shanghai Archives, file number: Q243-1-1094/5.

Stanton, William. “The Chinese Drama.” *The Chinese Drama.*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99.

Tchou-Kia-Kien. *Le Théâtre chinois.* Paris: M. de Brunoff, 1922.

Tian, Min. *The Poetics of Difference and Displacement: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Western Intercultural Theat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Wagner, Rudolf G. “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 1 (2011): 4-139.

———,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Wang, Chih-Ming. “Toward Asian Independence: The Transpacific and Inter-Asian Trajectories of Taraknath Das.” *Trans-Asia as Method: Theory and Practices.* Eds. Jeroen de Kloet, Yi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ai Chow and Gladys Pak Lei Chong. London &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20.

Ward, Adolphus W. “Drama: Chinese Dram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9th ed., v. 7.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78.

———. “Drama: 3. Chinese Dram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1th ed., v.8. New York: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911.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Zucker, A. E. *The Chinese Theate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25.

———. “Théâtre élisabéthain et théâtre chinois.”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3.4 (October-December 1923): 497-515.

Zucker, A. E. et Soong Tsung-Faung. “L’Origine du Théâtre chinois.” *La Politique de Pékin* 5.11 (17 March 1918):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